

# 穩定臺灣選情：穩定兩個兩岸三地關係

臺灣不僅是兩岸問題，也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大結，還是東盟各國觀察中國（大陸）的風向標。東南亞自然重視大陸對臺灣的言論和一舉一動，猜測大陸將來會怎樣對付他們。臺灣又是日本蓄勢已久再出發時第一個要動手的地方。所以臺灣是許多錯綜複雜國際關係中的中心環節。

臺灣內部的情況同樣受到外部各方的關注，各方都在爭取臺灣的民心。國民黨2016年面臨有臺灣傾向的民進黨的挑戰，形勢頗為不利。民進黨如果再度上臺，可能掀起大陸不能忍受的一連串動作，難以預料。因此臺灣兩岸三地和太平洋兩岸三地都很緊張。

比較臺灣兩黨，國民黨比民進黨穩重，立場和政策明確，與大陸和美國交往歷史悠久，三方彼此瞭解較深，是比較可靠的穩定因素。因此，大陸和美國為了東亞安寧，不事端，不生意外，都有推動國民黨執政的願望。日本則暗中支持臺獨，培養基層的親日勢力，控制基本票，期待時機。

臺灣的民主制度已經相當成熟，外力不能明白乾預選舉。大陸不能，美國也不能。任何干預都有可能引起與期望相反的後果。如何保住國民黨的選戰勝利，保住臺灣兩岸關係不生變數，中美都感到棘手。

但是，中、美仍有可能間接影響臺灣的選情。

美國可以靜靜推動的政策，是向臺灣“輸出大學”，以便：一、加深臺灣與美國的密切關係，表現臺灣無意走向統一，安定民心。二、提高臺灣的軟實力和競爭力，通過國際性教育吸引各國精英到臺灣協助發展，臺灣以軟資源提高國際地位、聲望，同時提高自信心，不必越來越自覺偏小而將來會被大陸大吃小。還有第三、美國教育深入臺灣，可以減少日本在臺灣深耕的親日勢力，減少臺灣的動亂因素，使臺灣政治穩定。這對美國有利。

大陸的動作令人注意。過去幾次舉措不當，產生反效果。近年由於馬政府的運作適宜，與大陸擴大經貿，兩岸關係大有進步，同時與美國保持平衡，得以在大陸和美國之間維持平衡；中、美雙方都滿意。可是兩岸經貿文化關係接近之後，臺灣的親日勢力感到不安，利用臺灣內部擔心“統一不歸路”的心理，極力炒作，使得國民黨的選情陷於危殆。

近年來，大陸瞭解到武力統一是一死胡同，久已無意對臺灣動武。用武不但引起外交上多方面的不利反彈，而且，武力統一即使表面成功，臺灣必然產生無法制壓的臺獨，比疆獨、藏獨問題嚴重得多。臺灣與外界的聯系是大陸無法切斷的。大陸要花極大的人力物力應付臺灣內部問題和因此而滋生的更多內外麻煩，內耗極大，更授予外力干預臺灣和大陸內政的機會，應接不暇，筋疲力盡。表面上統一使大陸增加一個臺灣，實際上各種消耗將使得大陸的國力反而不如統一之前，比原來自己的1還小，落入1+1<1的悲劇公式。

即使高唱“和平統一”，也會使臺灣心驚膽戰。統戰和解放軍是中共的兩手武器，將任一武器亮劍都會增加民進黨的票。

實際上，大陸對臺灣根本不必急於揠苗助長地求統。臺灣現狀不影響大陸的國際地位和榮譽，不影響大陸的建設和發展。臺灣與大陸關係良好，在各方面產生互補補效，有目共睹，產生了1+1>2公式的奇妙作用。

大陸現在不可以明顯幫助馬政府，只能間接的給馬政府機會，證明國民黨是較有能力為臺灣謀福利的執政黨。

大陸可以採取的間接措施，是提高臺灣的國際地位，借此釋放善意，使臺灣選民覺得大陸既然給臺灣國際生存空間，便是不搞統一。這樣提高臺灣人對大陸的好感和放心，在大陸方面只是一念之差，舉手之勞。

臺灣參加國際組織，可以就近從地區性組織開始。如：

1. 參加東盟和中國的10+1自由貿易區。臺灣在東南亞增加立足空間，經濟前景大好，對大陸會產生好感。東南亞減少對大陸的猜疑心理，安心與中國大陸合作，大陸收其實惠。臺灣參與東南亞的穩定與發展，美國放

心。

2. 參加草創的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個新機構的成員非常複雜，獨缺臺灣和美國。

3. 雖然，臺灣可以參加大陸可能創建各種南海多邊國際合作機構（見筆者另文）。臺灣在南海、東沙有立足點，可以使南海合作機制完善地運作，使大陸的倡議獲得成功，大陸獲益，臺灣成為南海國際運作的平等成員，同樣獲益。

4. 繼而臺灣可以參加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和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等大型國際經貿結構。

5. 將來臺灣可以參加聯合國系統各個非政治性的專門機構。除了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之外，還有國際電信聯盟、世界旅遊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海事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環境署、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臺灣能夠獲得國際地位，在這些組織中做出實質貢獻，臺灣選民自然滿意，同時在機構內與大陸的合作中，減少對大陸的猜疑和敵意，島內選情便不會受到扭曲。

大陸在大選前給予臺灣開放國際空間，有助於證明國民黨的執政能力，與大陸談判的能力，與美國協調的能力，擴大國際空間的能力，從而提高選民對國民黨的信任，緩解島內對統一的疑慮，因而不致使疑慮票從國民黨流向民進黨。

可以想像：民進黨一旦再執政，為了有所表現，勢必乘勝對大陸施加種種壓力，大陸面臨各方面國內外形勢，衝量輕重，可能不得不放給民進黨若干國際空間，以安撫民進黨和臺灣，保持臺灣平靜。與其選後被迫放手，陷於被動，顯得挑戰性的民進黨比理性的國民黨更能為臺灣爭取利益和地位，不如在選舉前就泰然開放，掌握主動。

大陸對臺灣鬆綁，也是對自己鬆綁。不可諱言，幾十年來大陸在臺灣問題上是對自己加了一個金箍圈。為了求人一句話，往往須要付出重大代價。

臺灣和大陸各自秉承不同思想的革命淵源，各有相應的一套制度和政治文化，兩者目前在政治上不可能折衷融合

## 琉球人墓與琉球之觴

北京通州張家灣原琉球人墓地，已是蹤影無存。但近年來，多有來自沖繩縣的各界人士到訪，在村頭野地燃香祭祖。筆者至今難忘的場景，是多年前一個初夏之日，陪同這樣一位日本學者，驅車去張家灣，尋訪原琉球人墓地。

城市的大廈不斷從車窗外劃過，輾轉進入窄窄的鄉鎮道路。獲村民帶領，穿過一大片玉米地帶，一道磚牆環圍一片低矮的廠房，鐵鎖把門，顯示其停產多時。按村民的指點，這就是當年墓地原址。

來自沖繩的朋友，神態凝重，沿著圍牆邊的玉米地，獨自緩步前行，隨又雙膝跪下。濕度極低的華北天空，肥厚的玉米葉反射出明亮的陽光。鷹望綠蔭之間，全無墓地碑石痕跡顯現，只有沖繩朋友虔誠跪地，兩手合十於額前。靜待這一心靈功課完成，我們再登車，作繼續的探尋。

此行所訪張家灣等地，位於原京杭大運河運通橋南側。明清兩朝，來自琉球王國的眾多使臣、商賈，每「兩年一貢」，需在這水陸交匯之處，轉換舟車。琉球學生的往來，又是一部友好交流盛史。早在明永樂年間，國子監即設置琉球學館。據載，琉球學生之勤奮好學，「于諸夷為最篤，國家待之亦為最優」。按19世紀琉球國王尚泰致各國文書所述，中琉友好交往「達五百年之久」。

在京師意外亡故的貢使與留學生，多獲優待，葬於通州運河碼頭一側，可資往來琉球人士憑弔，亦可借水陸交通，俾亡魂歸省故國家園。琉球人在中國有10餘處墓地，分佈於福州、杭州、南京等地。等級最高者，是為張家灣及其附近的立碑庵等墓地。當地曾有14座琉球人墓，置有康熙皇帝御祭碑、雍正年間通州知州黃成章的保護須知碑等紀念物。歷經滄桑之變，昔日的墓地連同河道與碼頭舊城，而今多為連片的農地、民居所取代。

墓地雖不可尋，此行也有重大收穫，得見《琉球國陳情都通官》王大業碑。

◎吳章銓

為一，但在經濟社會民間交往上，已經幾乎無隔閡，沒有對立的缺點而有合作的優點，這就是上述的1+1>2。而無論怎麼統，結果是1+1<1。

雖然制度不一，臺灣和大陸在各種對外關係上，很可能看法相近。臺灣加入各種國際組織後，不會成為大陸的對方，而是大陸的夥伴，猶如美國和英國自然然而立立場一致，有若兄弟。

在整個地球全球化的今天，局促於中土一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君王思想早已經過時。拋棄那種思想，不影響大陸的地位、聲望、和實力。大陸應做最理性、最現實的思考，及時採取步驟，提升臺灣的國際空間，穩定的不僅是臺灣兩岸，並且是太平洋兩岸關係。美國和東南亞都松一口氣，皆大歡喜。笑得最多的應該是大陸。

距離臺灣大選的時間不多，中美執政者必須及早採取措施，及時讓臺灣選民思考得失，明智投票。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 建議海峽兩岸政府立法恢復“琉球群島”的法定稱謂

琉球國或琉球群島，自古以來是與中國自隋朝以來就有特別族群近緣關係，和同屬中華文化一體關係的獨立之國體或中原王朝的藩屬國。今天的琉球國地域在現實上屬於日本，是甲午戰爭前後以及第二次大戰的產物，日本對於原琉球國或琉球群島的屬權是沒有歷史和國際法律依據的，必須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和受害國中國賦予的合理權益，追加對於原琉球國的處置，應允許在國際監督下，由原琉球國的原居民自行全公

◎徐勇

據沖繩大學又吉教授的考訂，王大業出身於琉球久米島士族，在日本吞併琉球王國後，於1882年隨使臣毛鳳來等赴清廷請願援助，1888年病逝。王大業碑可能是僅存的舊碑，曾被荒置於附近寺廟的院牆邊緣。現由通州博物館管理，可為偶到的訪古者，實證往昔的故事。

我們的考察很關心林世功墓及其遺跡，終無所獲。在近代琉球人士抗議日本侵略的救國運動中，林世功受命奔走清廷求援，終因復國不遂，於1880年11月20日在北京自刃殉國，獲清廷禮遇，厚葬於張家灣。林世功的故事，在中國傳播較廣。還有絕命漢詩，可謂興滅繼絕之壯懷絕唱，一直感動著多方研究者與讀者。其中四句：

古來忠孝幾人全，憂國思家已五年。一死猶期存社稷，高堂專賴弟兄賢。

林世功、王大業等人試圖拯救的祖國，就是東亞海上具有上千年文明歷史的琉球王國。「琉球國者，南海勝地也，而鐘三韓之秀，以大明為輔車，以日域為唇齒，在此中間湧出之蓬萊島也，以舟楫為萬國之津梁，異產至寶，充滿十方利，地靈人物，遠扇和夏之仁風」。銘刻這一段文字的《萬國津梁》，鑄就於15世紀中期，在二戰大轟炸中被奇跡般遺存下來。銘文產生於其輝煌的「大航海時代」，是為琉球歷史地位寫照，現被錄寫屏風陳設於沖繩縣廳。

至今記得，那次尋訪歸途，透過車窗，縱目空寂天野，寶山良久無語。斯國亡去，子民安在；千里祭宗，碑石湮沒。然典藏於各大學或公共圖書館，記述琉球之興衰隆替文獻，加之各類論著，車載斗量，汗牛充棟。一部實在長存之王國史，及其蔚然油生之《琉球學》，或可告慰琉球之觴。

### 論中 壇美



##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投稿信箱: [uschinaforum138@gmail.com](mailto:uschinaforum138@gmail.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劉冰 張紹遷 周友道 傅建烈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張文基 范湘濤 兼社長**

刊例頭註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 104 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今年9月聯合國開會期間，琉球民族獨立總合研究學會會長松島泰勝等人將到紐約聯合國遞交琉球獨立訴求。如果說釣魚島是東海地區的一個小炸彈，那麼琉球問題就是一個大炸彈，如果能把這個炸彈適當的引爆了，琉球做為一個緩衝地區，東海長遠的和平展望就大有希望了。因此對琉球的瞭解及琉球問題的解決對中國乃至亞太地區是非常重要的。

徐勇先生長年推動恢復《琉球學》的研究，希望能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成立《琉球學》的科目。他經常到日本搜集有關琉球的資料，並多次舉辦有關琉球的研討會。

李景科先生對琉球問題有獨到的研究，本刊將陸續刊登他的研究心得。吳章銓先生及張一飛先生（Mr. Wordman）都主張用科技教育合作的方式，來促進亞太乃至世界的長遠和平目標，而不是目前以武力為後盾的軍備競賽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mailto:schen1939@gmail.com)

◎李景科/周立安/呂子賢

為了實現這一正當目的，建議海峽兩岸政府應該立法恢復“琉球群島”的稱謂，禁止使用日本近現代“去琉球化”的一系列日本稱謂。

琉球國或琉球群島自古以來就有獨立稱謂，與日本毫無歷史淵源，也載入各種世界公認的歷史文獻或典籍中了。在西元636-656年間編撰的《隋書》既有“流求國”記載，自此以降，在不同歷史時期，有流虯，流求，瓊求等不同名稱。到了明代才固定稱謂“琉球”。在明清王朝時期，與琉球國所保持的特殊藩屬關係持續了五百餘年。

1879年日本侵佔琉球國，但沒有被清政府同意，甲午戰爭清政府戰敗後，琉球國完全被日本控制，同時，一直到今天，為了永遠佔有琉球，日本一直在去琉球化。最初是設置琉球藩，後設沖繩縣，但由於中國政府直到1972年以前一直使用“琉球”稱呼，因此，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經常用泛地理名詞“沖繩群島”“西南群島”“薩南群島”“西南諸島”來置換琉球國地域。其政治意義在於：1，否認對琉球國的吞併；2，去琉球化，使國際社會承認琉球群島為日本西南群島的主權；3，以沖繩群島的稱謂肢解琉球群島。

完整的琉球國固屬地域有今天的八個列島：八重山列島，宮古列島，先島列島，大東列島，琉球列島，慶良間列島，吐噶喇列島，奄美列島。總陸地面積為3611.08平方公里。從北緯30度0分26.7秒到北緯24度02分45.1秒的區域。

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的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日本對於琉球國的屬權。即使1972年5月15日公佈的《美利堅合眾國與日本國關於琉球諸島與大東諸島之協定書》也明確了交給日本的僅僅是管理權而不是主權。自1879年到2015年的137年間，琉球國人民以及今天的琉球群島原居民爭取獨立，回歸中國或琉球

（2015/7/11改寫）  
徐勇，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教授，有《近代中國軍閥關係與“軍閥”語研究》，《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等等專著與論文。



復國的努力和鬥爭一直沒有中斷。原琉球國人民與華夏民族有著血緣和文化的同源關係，在21世紀的今天，應該通過立法恢復“琉球群島”的地理和文化稱謂，進一步支持原琉球國人民的自主選擇，使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琉球”問題遺案得到徹底的解決，這也是對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的最好紀念。而中國政府對琉球亦早有既定政策：一，堅決推動美軍撤出琉球，實現琉球非軍事化。二，提請聯合國批准琉球回歸聯合國託管，保障琉球人民安全。日本退出。三，琉球復國，國家獨立，人民自主。四，任何時候都歡迎琉球人民選擇回歸到歷史與中國的關係。

附錄：  
《東覽寶帖》中的“日本國圖”沒有琉球更沒有釣魚嶼

李景科  
最近，在研讀古地圖《東覽寶帖》中，由於年代不明，所以，就地名做了一些分析。

在“日本國圖”中，薩摩被標記為薩摩島，而不是薩摩藩。由此可以判斷，這是1600年以前薩摩藩沒有強佔琉球國時候的地圖。更不包括釣魚嶼附近的區域。該地圖對於中日的一些相關爭議研究是有參考價值的。而且該地圖將北海道稱作“夷島”，而“夷島”是1669年以前的日本北海道地名，這個時候，今天日本的北方四島，也就是俄國遠東的薩哈林島等均是清國的國土。

作者簡介：李景科，民革黨員，歷史研究者，55歲，著作發表有《丹東歷史探微》（2013年，哈爾濱地圖出版社），《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等13部書以及230篇報告研究。聯絡地址：電子郵箱：[fashion\\_1@163.com](mailto:fashion_1@163.com)。周立安，民革黨員，遼寧省丹東市元寶區政協副主席。著作《丹東歷史探微》，《中國最大邊境旅遊城市丹東的三十一處文化古跡》（香港）。呂子賢，遼寧山水城市園林景觀有限公司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Diploma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An interesting paper published by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2015 - Diploma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Embedding a Cultur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roughout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came into my email box and caught my attention. This study paper followed a 1999 report (which established the pos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is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 highlighted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world stimula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us their importance in diplomacy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paper presented 27 recommendations but the central theme is to create an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cked by a Science Technology Advisory Board to strength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leadership in dealing with 21<sup>st</sup> century diplomacy. By taking a "Whole of Society" (governmental, corporal and embassy) approach in fulfilling the State Department's missions with effective embassies around the world means supporting them with enh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ffing. I fully agree with this paper's argu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I am less impressed by its bureaucratic solution to a global competitive issue concerning fundament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set acutely needed in all businesses (including diplomacy) but rooted in education.

The above paper reminded me another white paper published a couple of years ago by the Office of Chief Scientist of Australi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Strategic Approach, a position paper which focuses on philosophical strategies not specific solutions. The Australian position paper mentions a "Whole Government Approach" in defining goals of investment in STEM (understanding and impact of STEM to society) and pathways to a better Australia from STEM investment through education. Although this paper offered little specifics (solutions) but it emphasized broad guidelines in education for enhancing STEM: incentives for schools, flexibility for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 corporate and education partnership for workforce and community avenues such as museums, libraries etc. Australia cited the U.S. call for 30% increase in STEM graduates but claimed that Australia is different. I tend to agree with this paper's philosophy but cannot help feeling thirsty for some specifics.

A very recent article, The Frenzy about High Tech Talent by Andrea Hacker published on July 9<sup>th</sup>, 2015, New York Book of Review, is a sort of contrarian paper on the STEM focus. Hacker reviews and cites the arguments in the book, Falling Behind? Boom, Bust, and the Global Race for Scientific Talent, authored by Michael S. Teitelbaum,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nd a number of other books. Teitelbaum argues

###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that we have enough or more STEM graduates than job occupation need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760,000 engineering degree graduates in the coming decade is about five times of the engineering jobs available); we have more STEM students dropping out of STEM fields in colleges (the freshman STEM students fell 1/3 in graduation) due to poor teaching in STEM fields and grim job prospects. The corporations' complaint of shortage of skilled graduates to fill private sector jobs is hypocrisy as they prefer to hire immigrants under H1-B (262,569 in 2012) who accept lower pay and long working hours. Hacker cited a few differences in student study habit such as heavy tutoring and cram study for tests in Asian countries as well as Finland's attracting better teachers for teaching lower grades, but disappointingly, Hacker in his review of several books offered no concrete or useful suggestions in clarifying the STEM issue and solving the STEM skill supply and job creation dilemma.

How can there be less demand for engineers, since predictions for STEM say their skills will be sorely needed? The BLS projects that in the decade ending in 2022, the number of engineering jobs will have 10.6 percent rise in the workforce as a whole, albeit not in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such as chemical,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At the core of the ever-rising global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es the correlation of the advances in national economies or better livelihood for their citizens with STEM education and STEM jobs.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often lead to improved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abroad and locally produced goods and services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ments certainly enhance the lives of people.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the leading nation in terms of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economic progress, but globalization has produced rising powers. Governments and population of almost all countries respect the Science & Technology (S&T) capabilit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More than 300,000 foreign students enter studies in STEM throughout the U.S. Yet, we see the decline of the U.S. STEM power, for example, low ranking in PISA score and only 4% graduating with BS Engineering in the U.S. versus 31% in China (a cool two million per year). So let me devote the remaining space to discuss this serious issue – how can the U.S. (perhaps any other nation) maintain a lead in S&T or STEM power?

Let us first look at the STEM population in a country, people who possess STEM knowledge and skill and apply STEM power to their work. We may use a Gaussian curve with its peak located at zero to represent the STEM society, with the height representing the advance level of STEM and its width at

a given STEM level representing its population. The area under the half curve represents the STEM power of a society; the highly skilled are generally less in number (on top of the Gaussian curve) and the lower skilled are on the lower curve with more population as applicator or user of STEM. Increasing advanced research raises the height of STEM curve; creating more jobs requiring STEM skills increases the width of the curve. The size of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represents the total STEM power. Increasing STEM professionals and STEM jobs is a chicken and egg issue. Students will be less interested in STEM studies because of a lack of STEM jobs; conversely STEM jobs will not be created if adequate STEM skills are not available. In order to increase STEM power and to break the dilemma, the following policies may be considered:

1. Raising STEM power requires investment to produce STEM skilled people and to create STEM dependent jobs. A more effective and risk sharing policy is to create a STEM tax to tax all businesses and business transactions with a STEM tax. Use STEM taxes to fund 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jobs. It is justifiable to tax corporations who do not maintain a percentage of their revenue to do STEM related research since all businesses are benefitted by STEM.
2. Applying STEM income tax on foreign workers on the same job not performed by domestic citizens; the rational is that the foreign workers will be benefitted from STEM education and STEM job.
3. Applying STEM tax on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on foreign land offered by domestic corporations since STEM jobs are exported.
4. Offering scholarships in STEM subjects for domestic students but maintaining competitive standard with no racial bias or racial protec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raising and sustaining STEM power by getting a healthy return on investment.
5. Taxing foreign students on scholarship or assistantship with STEM tax through their universities, eliminating subsidizing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same manner taxing foreign workers learning on the STEM jobs.
6. Subsidizing high school expense and domestic college student tuition for citizens working and earning abroad on STEM jobs. Encouraging older STEM workers to relocate to foreign STEM jobs so more domestic STEM jobs will be available for STEM graduates.
7. Applying STEM tax to all highly paid jobs such as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performers whose jobs obviously depended on S&T and other STEM professionals.

Under a global competitive STEM world, advancement in S&T will make lower STEM skills obsolete by nature of progress. Automation will replace or reduce lower level STEM jobs. Hence, we need to constantly create higher level STEM jobs and keep them prestigious so that STEM professionals will be well respected in the society. A simple across the board STEM tax system is perhaps the sensible way to support the STEM power and sustain a STEM society in a global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http://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